

《素问》全元起本之卷目

(日) 左合昌美

《素问》是现存的东洋医学之文献中最早、最完备的典籍之一。也是我们学习东洋医学时最应重视的一部古典医籍。

《素问》的成书年代虽然尚不十分明确，但一般认为是成书于战国至后汉或魏晋年间。

那么，我们现在可能见到的《素问》一书，是否可以追溯到它的成书年代呢？

一般，我们在阅读古籍时都取其最古，最善的版本。就阅读《素问》而言应首推顾从德本。顾从德本是明朝嘉靖29年（即公元1550年）根据宋版而翻印成书的。其宋版《素问》是北宋仁宗年间（即公元11世纪中期）高保衡、林亿等人对王冰次注本进行了校勘改误之后写成的。而据王冰序所载，王注本《素问》成书于唐代宝应元年（即公元762年）关于《素问》的成书年代，我们只能追溯到这里。

从后汉到王冰所在的年代有五、六百年。当时王冰认为流传下来的《素问》版本错误甚多，篇次也极为混乱。因此做了大量的删改、补遗和移续等修订工作。因此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作为秦汉医学经验总结的《素

问》是经过王冰大量删改修订后的版本。

然而，王注本《素问》也并不是完全照其原貌流传至今的。至宋代林亿等人校正《素问》之时，其内容已极为混乱，因此，又进行了六千余字、二千余条的修改。此外顾从德虽然想忠于宋版原貌进行复刻，但复刻中错误及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。例如，在目录中《方盛衰论》本为第八十篇，却被排列了第八十一篇。这是最明显的一处错误。

由于存在上述的情况，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与明代各版本的校勘来恢复宋版王注本《素问》的古体。进而通过与《甲乙经》、《太素》、《脉经》等书的校勘来探求《素问》的本来面貌。然而这些书籍也多同《素问》一样，存在着版本在流传中出现的错误。大多数也经过宋代的校正。因此从当时古籍的情况来看，它们也都被做了相当多的修改。在这一点上，被珍藏在仁和寺中的《太素》的存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。仁和寺本《太素》的全篇是丹波赖基在公元1160年写的。而他又是根据丹波觉基的公元1150年的手抄本写成的。据说其原本是被派往唐朝的遣唐使带回日本的。虽然几经传抄，错误难

业有限公司，台北，1983

②①上述赵府本《灵枢》126页

②②郭霭春著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，天津，1981

②③多纪元坚著，大新书局，台北，1975

②④采《灵枢·小针解篇》“知其往来者，知气之逆顺”之说。

②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，文物出

版社，北京，1979 98页

②⑥森立之著，国立国会图书馆藏

②⑦《说文通训定声》云：“古文贞为鼎，籀文以鼎为贞”。而且藤堂明保云：“鼎，碰上直角”之义，“贞，碰得喀哧一声”之义。（《汉字语源辞典》，学灯社，东京，1979，465～476页）

（高文柱 译、李紫溪、李志庸校）

免。但因其没有经过宋代的校正。在语句上也保持了古体的特色。终为了解古籍原貌的不可多得的珍本。

那么，在篇次的排列上又是怎样的呢？幸运的是林亿等人的新校正给我们记载了《素问》全元起本的卷目构成。这是值得重视的资料。根新校正所云《素问》全元起本共为九卷。这个数字与皇甫谧的《甲乙经》序、《隋书经籍志·子部》中所记载的《素问》卷数是一致的。王冰在在序中提到的错误很多的“世本”也是九卷，而且连缺少第七卷也和《素问》全元起本是一致的。

王冰作为底本的书就是《素问》的全元起本，下这样的断语是很困难的。在《素问》王冰注《阴阳应象大论第五》（2~907）中有“旧经”，在《病能论第四十六》（13~361）中有“世本”这样的话。因此应该把王冰作为底本的书与《素问》全元起本区别开来更为妥当。

但是，王冰确实见到过全元起注解的《素问》这是可以断定的。例如王冰在《汤液醪醴论第十四》中指出，与“全本”的校勘，在《玉机真脏论第十九》（6~90）《奇病论第四十七》（13~5(3)）中引用的“全注”。此外《针解第五十四》（14~809）、《阴阳类论第七十九》（24~505）中的“王注”虽然是根据新校正而言，其实也是全元起的话。在别的资料中还有这样的例子。如：杨上善在《太素》中引用的素问卷数和《素问》全元起的注本卷目是一致的。

在《太素》第十四卷“人迎脉口诊”的注解中写到“素问第五卷云、胃长痛诊？岐伯曰：“当得胃脉沉细，胃沈细者气逆，逆气者人迎甚盛，盛则热，人迎者胃脉也。逆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，故胃长为病。”在《素问》王冰注第十四卷《病能论》的篇首，有和其大致相同的内容。据新校正言

《病能论》在《素问》全元起本中是第五卷。如此看来，既使不能说《素问》王冰注和《太素》中所说的内容就是根据《素问》全元起本而来，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，全元起没有改变“旧本”的篇目，而仅仅是加了注解。因而，在篇次和卷目上《素问》全元起本更应得到重视。

在根据新校正对《素问》全元起本卷目的研究中，已经发表有多纪元简的《素问识》、冈西为人的《宋以前医籍考》等著作。最近，龙伯坚的《黄帝内经概论》又被翻译出版。尤为龙伯坚所作论证的详细程度值得赞赏。由此看来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就可以结束了。但是，作为原塾塾生的山本朝子女士指出：这个问题还不够完全。因而她重新进行了调查并编成了材料。她的调查方法同前人并无不同之处，只是非常认真仔细地进行了研究。

她除参考新校正的注解以外，也参考了在王注中引用的“世本”和“旧本”，此外在某些地方也参考了《太素》的篇目。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，《素问》全元起本及王冰所谓之“世本”都有不明之处。因此，为达到探求《素问》本貌之目的而继续进行了研究。

重新构成的《素问》全元起本的卷目请详见《原塾塾报·第2号》。以下就把和龙伯坚先生意见不同之处作为中心，以几个问题为例，同龙伯坚先生商榷。

①龙伯坚先生说：“《素问》王注本卷四《玉版论要十五》及《诊要经终论十六》在《素问》全元起本中各为一篇。然而在王冰序中却写道“合经络而为论要”。据此伊泽柏轩云：“络，恐为终之误，盖玉版论要与诊要经终，旧言为一篇”。但是，据《宋以前医籍考》查，在道藏本《素问》中，为《诊要经络论》。总之“旧合为一篇”这个意见是值得听取的。附带说一下，王注本卷

十五《经络论五十七》与《皮部论五十六》合并为全注本《皮部论》一篇。

②龙伯坚先生说：“王注本卷三《六节脏象论九》的前段在全注本中没有。”可是从篇首列“不知其所谓也”的44个字是应该有的。

③龙伯坚先生说：“王注本卷八《太阴阳明论二十九》的全文，为全注本第四卷中的一篇。”但是，在王注本卷六《玉机真脏论十九》的新校正语中写道“详自黄帝问至一段，全元起本在第四卷《太阴阳明表里篇》中。此《太阴阳明表里》可能就是王注本《太阴阳明论》在全注本中的篇名。在《太素》卷六《藏腑气液》中，王注本《太阴阳明论》的前段，《玉机真脏论》的一部分与《太阴阳明论》的后段相接，此可作为旁证。此外新校正语中的“自黄帝问”疑为“自黄帝曰”之误。

④龙伯坚先生说：“王注本卷十《疟论三十五》的全文，在全注本的第五卷中。但新校正语中说：从“此邪客于头顶”到“则病作故”的88个字，在全注本中没有，这段话在仁和寺本《太素》中也没有。

⑤龙伯坚先生说：“王注本卷十一《腹中论四十》的全文，为全注本第五卷中的一篇。”但是，一般认为：从“帝曰人有身体”到“病名伏梁”的26个字，是王冰自己补入的。此外“不可动之为水溺瀉之病”等字。在《太素》卷三十《伏梁病》的篇末也没有，因此被认为是衍文。

⑥龙伯坚先生说：“王注本卷五《脉要精微论十七》的全文在全注本卷六《脉要》篇中。“而从中段”帝曰：“诊得公脉而急”到“以其胜治之愈也”这段原文却在全注本的《汤液》篇中。

⑦龙伯坚说：“王注本卷十《刺疟论三十六》的全文为全注本卷六中的一篇。但是，从“疟脉大急刺背俞”到“过之则失时也”这段原文却在全注本第四卷中。

⑧龙伯坚说：“王注本卷十四《刺齐论五十一》《刺要论五十》的全文，为全注本

第六卷的《刺齐论》。”而王注本卷十六《骨空论六十》的后段从“冬寒热之法”到篇末的内容也在全注本的《刺齐论》中。

⑨龙伯坚说：“王注本卷十四《刺禁论五十二》为全注本第六卷中的一篇。”而王注本卷八《宝命全形论二十五》也应在此篇中。在《太素》卷九《知针石》中，王注本《刺禁论》的文章是接在《宝命全形论》的文章之后的。

⑩龙伯坚说：“王注本卷十二《痹论四十三》的全文 为全注本第八卷的第一篇。”但是 从中段“凡痹之客五脏者”到“痹聚在脾”却在全注本卷四《阴阳别论》中。

⑪龙伯坚说：“王注本卷一《上古天真论一》和卷二《阴阳应象大论五》其全文在全注本第九卷中各为一篇。”但是在王注本《阴阳应象大论》的新校正语云：“详帝曰至其信然乎全元起本及《太素》在上古圣人之教也上。”这种写法从其它例子来看是表示在同一篇之内的移动。然而，“上古圣人之教也”这句话，实际上在王注本《上古天真论》的新校正语中为“全元起本云”。以此分析，这一书，在全元起本中和王注本《上古天真论》的文章是在一起的。

⑫龙伯坚认为：王注本卷十二《厥论四十五》的前段及注本卷十三《大奇论四十八》的中段，从“三阳急为瘕”到“二阳急为惊”这段内容，是在全元起本的第五卷，王注本卷十《气厥论三十七》的全文及卷十二《厥论四十五》的后段，从“太阴厥逆”到“治主病者”这段内容是在全元起本的第九卷中。但是在新校正语中只提到《大奇论》的中段，在全元起本的《厥论》中，而并没有提是在全元起本的第五卷。因此，我们应考虑到这段内容可能是在全元起本第九卷的《厥论》中。此外，王注本卷十《气厥论》的新校正语云：“与厥论相并”。据此我们认为，全元起本的《厥论》包括了王注本的卷十二《厥论四十五》的后段 及卷十

道家精气学说对《内经》理论的影响

广州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 吴淦漫

阴阳五行学说和精气学说都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，亦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历来关于阴阳五行学说论者颇多，而关于道家精气学说对中医理论的影响，则较少述及。本文拟从道家精气学说对《内经》理论的影响出发，探讨中医精气学说、形神观和养生理论的学术源流，说明中医理论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互相影响，互相促进的密切联系。

一、道家的精气学说

道家系先秦主要哲学流派之一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把先秦学术流派归纳为“阴阳、儒墨、名、法、道德”六家，道家即其一。“道”是道家哲学的核心，其后则在“道”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精气学说。

按《老子》书中所述，“道”是一种“视之不见”、“听之不闻”，“搏之不得”的东西，它一方面既是“有物”、“有精”、“甚真”、“有信”但又不能凭视、听、触等感觉直接体察到的极精微的物质实体，

而另一方面又是体现“万物之奥”的“玄德”——天、人所共同遵循的规律。（上述引文均见《老子》）因此“道”既指物质，又表示规律，是一个具有双重哲学涵义的概念。使用这一概念，容易造成意义上的混乱不清，《老子》以后的道家著作就逐渐把“气”或“精气”作为一个专门概念，用它表述“道”中表示物质的那一部份内涵。

《老子》书中首肇精气学说之倪端，该书已有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（炁）以为和，”“专气致柔”之说。但是把气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概念，并加以发挥而成为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，则出现在《老子》以后的道家著作中。如《管子·内业》篇谓：“亢物之精，此（比）则为生。下生五谷，上为列星，流于天地之间，谓之鬼神，藏于胸中，谓之圣人。是故民（名）曰气。……是故此气也，不可止以力，而可安以德；不可呼以声，而可迎以音（意）。 ”又谓：“精也者，气之精者也”“化不易气”。这里的情，又“名曰气”，更准确地说，是“气之情者也。”

《气厥论三十七》的全文，以及卷十二《大奇论四十八》的一部分。

本文全部内容请详见《原塾塾报》。

在龙伯坚先生的文章末尾有以下结语：把全元起注本与王冰注本比较来看，我们可得知以下事实。即：王冰注本比全元起注本顺次明确，系统性强，彻底改变了全元起注本编排混乱的情况，是所取得的一大发展。

这种结论究竟是如何得云的呢？

我们之所以想恢复《素问》全元起注本的卷目编排的本来面目，是因为我们想了解一下《素问》在王冰重新编次整理以前的本来

面貌，即我们期待着，《素问》全元起本所谓混乱的编排更能说明《素问》的成书过程。

当然，不论是全元起本的《素问》还是最早被称《九卷》的《素问》都不可能完全照其原貌流传下来。在其流传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错简和误字。但是对于考察诸学说在历史上的形成和发展来说，尽管《素问》全元起本的卷目编排较为混乱，但应可作为根据。

最后，我认为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还应该以更广泛的资料，更新的方法，继续研究下去。

（张立津 译）